

棗強縣志卷第十三

陽湖楊元錫

同纂

蕭縣任銜蕙

史傳

漢書董仲舒傳

魏書賈彝傳

北史孟信傳

宋史范廷召傳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

棗強縣志卷十三

史傳

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儁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衰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箎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虐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眾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虜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

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中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庠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與之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

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

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箠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

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諄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絜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繆盪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

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也也中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綬之斯俛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

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

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中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

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

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  
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  
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  
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  
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  
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  
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  
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  
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  
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  
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

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  
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  
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曰制曰蓋  
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  
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  
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元黃旌旗之  
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  
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  
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  
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  
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虜朕夙寤晨興惟

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  
今朕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  
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  
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不  
肖渾殺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  
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  
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  
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  
切磋究之以稱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  
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  
禹稷高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  
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  
廼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  
舜知不可辟乃卽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  
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  
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  
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  
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  
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閔天大顛散  
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  
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

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  
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  
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  
王之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元黃之飾  
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  
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  
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  
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  
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  
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  
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  
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  
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  
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  
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  
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  
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  
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恥又  
好用憎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  
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  
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  
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庶賢



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  
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  
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  
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  
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  
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  
思惟徃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  
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  
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庠太學太學者賢士  
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  
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

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  
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  
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旣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  
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  
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  
民未溘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  
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  
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繫久也故小  
材雖繫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  
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繫日以  
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

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兼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制曰蓋聞善言夫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虜夫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

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虜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旣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虜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虜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

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

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命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二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圉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

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  
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  
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  
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  
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  
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掩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  
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  
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  
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  
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  
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

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  
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虐情性察虐流俗者孰能知之此  
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  
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  
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  
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  
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  
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  
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  
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  
處故政有耗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

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挾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歟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挾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屢能勿失爾若廼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豈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鑿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誠

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虐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

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虐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

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旣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

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而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少彙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宏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宏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宏爲從諛宏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宏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臯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

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灋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于篇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筦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



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與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虛游夏而曰筦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

史記儒林傳云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

徐廣曰殷一作段又作瑕也温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

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爲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爲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賈彝字彥倫六世祖敷魏幽州刺史廣川都亭侯子孫因家焉父爲苻堅鉅鹿太守坐訕謗繫獄彝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申遠近歎之僉曰此子英俊賈誼之後莫之與京弱冠爲慕容垂驃騎大將軍遼西王農記室參軍太祖先聞其名嘗遣使者求彝於垂垂彌增器敬更加寵秩遷驃騎長史帶昌黎太守垂遣其太子寶來寇大敗於參合陂執彝及其從兄代郡太守潤等太祖卽位拜尚書左丞參預國政加給事中於鄴置行臺與尚書和跋鎮鄴招攜初附久乃召還天賜末彝請詣温湯療病爲叛胡所拘執送於姚興積數年遁歸又爲屈丐所執與語悅之拜秘書監年六十一卒世祖平赫連昌

子秀迎其尸柩葬于代南

秀歷中書博士遷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揚烈將軍賜爵陽都男本州大中正恭宗崩以爵還第旣而掌吏曹事高宗以秀東宮舊臣進爵陽都子加振威將軍時丞相乙渾擅作威福多所殺害渾妻庶姓而求公主之號屢言於秀秀默然渾曰公事無所不從我請公主不應何意秀慷慨大言對曰公主之稱王姬之號尊寵之極非庶族所宜若假竊此號當必自咎秀寧死於今朝不取笑於後曰渾左右莫不失色爲之震懼而秀神色自若渾夫妻默然忿忿他日乃書太醫給事楊惠富臂作老奴官慳字令以示秀渾每欲伺隙陷之會渾伏誅遂

得免難秀執正守志皆此類也時秀與中書令渤海高允俱以儒舊見重於時皆選擬方岳以詢訪見留各聽長子出爲郡守秀辭曰爰自愚微承乏累紀少而受恩老無成效恐先草露無報殊私豈直無功之子超齊先達雖仰感聖慈而俯深驚懼乞收成命以安微臣遂固讓不受自始及終歷奉五帝雖不至大官常掌機要而廉清儉約不營資產年七十三遇疾給醫藥賜几杖時朝廷舉動及大事不決每遣尚書高平公李敷就第詔決皇興三年卒贈本將軍冀州刺史武邑公諡曰簡子儁字異鄰襲爵拜秘書中散軍曹令出爲顯武將軍荊州刺史依例降爵爲伯先是上洛置荊州後改爲洛

州在重山中民不知學儁乃表置學官選聰悟者以教之在州五載清靖寡事吏民亦安遷洛後儁朝京師賞以素帛景明初卒贈本將軍光州刺史

子叔休襲爵除給事中卒

子興襲爵

興弟賓歷尚書郎以清素稱出爲黎陽太守卒官

潤曾孫禎字叔願學涉經史居喪以孝聞太和中爲中書博士副中書侍郎高聰使於江左還以母老患輒過家定省坐免官久之徵爲京兆王愉郎中令行洛陽令轉治書侍御史國子博士加威遠將軍行魯陽太守清素善撫接得百姓情稍遷司徒諮議參軍通直散騎常

侍加冠軍將軍正光中卒贈平北將軍齊州刺史

子子儒司空田曹參軍

禎兄子景儁亦以學識知名奉朝請遷京兆王愉府外兵參軍愉起逆於冀州將授其官景儁不受愉殺之永平中贈東清河太守諡曰貞

景儁弟景興清峻鯁正少爲州主簿遂栖遲不仕後葛榮陷冀州爲榮所虜稱疾不拜景興每捫膝而言曰吾不負汝以不拜葛榮故也

孟信字修仁廣川索盧人也家世貧寒頗傳學業信常曰窮則變變則通吾家世傳儒學而未有通官當由儒非世務也遂感激棄書從軍永業末除奉朝請從孝武

帝入關封東州子趙平太守政尚寬和權豪無犯山中  
老人曾以狔酒饋之信和顏接引慇懃勞問乃自出酒  
以鐵錙温之素木盤盛蕪菁菹唯此而已又以一錙借  
老人但執一盃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爲老人曰吾至  
郡來無人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欲  
爲卿受一狔膊耳酒旣自有不能相費老人大悅再拜  
擘狔進之酒盡方別及去官居貧無食唯有一老牛其  
兄子賣之擬供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住在所  
信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知其賣也因告之曰此牛先  
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其兄子二十買牛人嗟  
異良久呼信曰孟公但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苦請不

得乃罷買牛者周文帝帳下人周文深歎異焉未幾舉  
爲太子少師後遷太子太傅儒者榮之特加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辭老請退周文不奪其志賜車  
馬几杖衣服床帳卒於家贈冀州刺史諡曰戴子儒  
范廷召冀州棗強人父鐸爲里中惡少年所害廷召年  
十八手刃父讐剖取其心以祭父墓弱冠身長七尺餘  
有膂力嘗爲盜以勇壯聞周廣順初應募爲北面招收  
指揮使世宗卽位入補衛士從征高平戰疾力遷殿前  
指揮使從征淮南戰紫金山流矢中左股宋初從平李  
筠李重進轉本班都知又從征太原再轉散都頭都虞  
候領費州刺史太平興國中以日騎軍都指揮使從平

太原征范陽秦王廷美嘗遣親吏閻懷忠趙瓊犒禁軍  
列校廷召預焉坐出爲唐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雍熙三  
年議北征召入爲馬步軍都軍頭領平州刺史幽州道  
前軍先鋒都指揮使與賊遇固安南破其衆三千斬首  
千餘級克固安新城二縣乘勝下涿州廷召復與賊戰  
中流矢血漬甲縷神色自若督戰益急詔褒之師還遷  
日騎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又遷左廂移領高  
州端拱初出爲齊州防禦使數月授捧日天武四廂都  
指揮使領澄州防禦使二年轉殿前都虞候領涼州觀  
察使鎮州副都部署大破契丹三萬衆於徐河斬首數  
千級淳化二年爲平虜橋砦都部署歷并代環慶兩路

副部署至道中遣將從五路討李繼遷命廷召副李繼  
隆爲環慶靈都部署廷召出延州路與賊遇白池獲米  
募軍主吃囉等兵器鎧甲數萬是役也諸將失期獨廷  
召與王超大小數十戰屢克捷上嘉之俄又爲并代兩  
路都部署三年遷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河西軍節度  
爲定州行營都部署咸平二年契丹入塞車駕北巡廷  
召與戰瀛州西斬首二萬級逐北至莫州東三十里又  
斬首萬餘奪其所掠老幼數萬口契丹遁去師還錄功  
加檢校太傅益賦邑又改殿前都指揮使四年正月被  
疾車駕臨問卒年七十五贈侍中廷召在軍四十餘年  
由顯德以來凡親征未嘗不從善騎射嘗出獵有羣鳥

飛過廷召發矢並貫其三觀者駭異性惡飛禽所至處  
彈射殆絕尤不喜驢鳴聞必擊殺之子守均至散員都  
虞候演州刺史守信內殿承制閣門祇候守宣內殿崇  
班守慶更名珪後爲西京作坊副使淮南江浙荆湖制  
置發運副使